

周作人论日本

对日本最具真知灼见的剖析力作

周作人◇著

最能理解日本民族的中国文化名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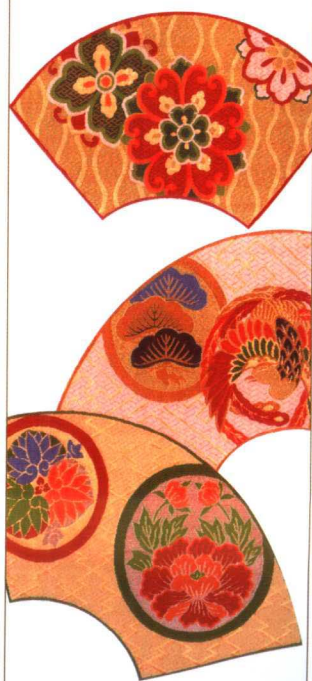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ZHOUZUO REN
LUN RIBEN



周作人论日本

周作人 ■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周作人论日本 / 周作人著. —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9

ISBN 7-5613-3238-6

I. 周… II. 周… III. 日本—研究—文集 IV. K313.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60696 号

图书代号: SK5N0855

本书经北京版权代理有限公司代理授权。

周作人论日本

作 者: 周作人

责任编辑: 周 宏

特约编辑: 张应娜

封面设计: 蒋宏工作室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 邮编: 710062)

印 刷: 保定天德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3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613-3238-6/K · 212

定 价: 23.00 元



周作人早年曾留学日本，对于日本的文化与生活有着一种特殊的喜爱，尤其是对日本文学的研究十分深入，翻译有大量日本文学名著。二十世纪初，日本加快对外侵略扩张的步伐，周作人成为当时中国较早认清日帝侵略真面目的知识分子之一，从开始的专注于纯日本文学研究，转向对日本国民性的探讨和深思，对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万世一系的神国观念、日本的民族宗教国家神道做了深刻的检视和剖析，并在此基础上，对于中日关系的现状和前景提出了种种假设和建设性意见。虽然周作人在日本研究方面没有留下什么专著，没有成系统的理论，但他的文章处处包含着真知灼见，就是在今天读来，仍不无借鉴和警醒的意义。

ZHOUZUO REN
LUN RIBEN



周作人（1885～1967），现代散文家、诗人。文学翻译家。原名栅寿。字星杓，后改名奎缓，自号起孟、启明（又作岂明）、知堂等，笔名仲密、药堂、周遐寿等。浙江绍兴人。鲁迅二弟。1901年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1906年东渡日本留学。1911年回国后在绍兴任中学英文教员。1917年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思想渐离时代主流，主张“闭户读书”。30年代提倡闲适幽默的小品文。抗日战争爆发后，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等伪职。1945年以叛国罪被判刑入狱，1949年出狱，后定居北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日本、希腊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写作有关回忆鲁迅的著述。

责任编辑：周 宏

特约编辑：张应娜

COVER DESIGN BY JIANGHONG STUDIO 2005
装帧设计 / 蒋宏工作室 · 鹤霏阳
WWW.JIANGHONG.COM.CN Tel: 010-82562911
专 为 思 想 做 包 装 的 机 构

出版前言

周作人对于日本的文化与生活，有着真正的喜爱和欣赏，常称日本是自己的“第二故乡”。他早年曾留学日本，并在日本生活了六年之久。周作人对于日本的研究，正是从这种喜好出发的，这也构成了周氏日本研究的重要特点。

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在完成明治维新后，国力日渐增强，而中国则继续在闭关锁国的老路上停滞不前。1894年甲午一役，中国惨败给日本，国内顿时惊呼声一片，对这个自唐以来便与中国交好的近邻小国竟能如此大动干戈并且获胜，感到了万分的惊诧和不理解。以此为契机，国内学界才开始感到对于日本的极度无知，于是，各类有关日本研究的文论纷纷出炉。

透过这些纷繁的著述，周作人发现，中国人对于日本的诸多认识是相当浅薄、片面乃至错误的。如在《支那与倭》一文中他讲到，居然有人荒唐到以为中国之所以受到日本的侵略乃至割地丧权，是由于日本认为中国称其为“倭”（唐朝以来中国称日本为倭）是一件奇耻大辱！这样幼稚的结论竟能公开发表，使周作人深深感到在中国展开日本研究的极端必要性和迫切性。

周作人清醒地意识到，要战胜日本人，首先要了解日本人。为此，他开始大量翻译日本文学名著、引介日本文学名家（以明治时代的为主）及其作品，通过这些名人名著，中国读者得以总揽远古神代记至近代明治时期日本社会的人文面貌和风土人情。对周作人所作的日本文学研究，日本著名作家谷崎润一郎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称他是中国“最能够理解日本民族的长处”的人。

早在1935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前夕，周作人就已经敏锐地觉察出了日本的野心，并由此意识到，只做单纯的日本文艺研究，是有其局限性的，因为“文学艺术上得来的意见不能解释日本的别的事情，特别是历来的对华的政治行动，往往超出情理之外”。于是，他开起了“日本研究小店”，得出的结论是“要了解日本国民性，或当从其特殊的宗教入手”。“日本的上层思想界容纳有中国的儒家与印度的佛教，近来又加上西洋的哲学科学，然

其民族的根本信仰还是似从南洋来的神道教，他一直支配着国民的思想感情”。在二战前及过程中，国家神道被日本军国主义利用，成为训导百姓忠贞爱国、誓死效忠天皇的工具，它其实是日本策动侵华战争邪恶的思想根源。

关于日本国民性和武士道，周作人也作了精彩的评论。“普通讲到日本人第一想到的是他的忠君爱国”，周作人则更多地以为“忠君爱国是封建及军国时代所能养成的，算不得一国的特性”，但所谓万世一系（即日本皇位的古今一贯），却对国民心理影响至深且大，可视为忠君爱国国民心理形成的政治根源。至于武士道，周作人则一针见血地指出，“武士的行为，无论做在小说戏剧里如何壮烈，如何华丽，总掩不住这一件事实，武士是卖命的奴隶。他们为主君为家名而死，在今日看来已经全无意义，只令人觉得他们做了时代的牺牲，是一件可悲的事罢了。”但就是这样的武士道精神，在今天也因为“道”的逐渐丧失，而走向了没落。

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周作人就曾如是说：“说起日本来，差不多没有几个人敢说知道，数十年来留学日本的虽不少，但大都学的是日本人从西洋承受过来的东西，不是日本自己的东西，日本的历史地理文学美术宗教等真正日本的精神文明，从来没有人问津过，因此至今还是一个谜似的，因此中国对于日本的毁誉都不得当。这是一个莫大的缺憾。我们认为这个缺憾是应当填补的，而且这填补的工作是刻不容缓的。”

然而，即便是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这种局面也未见改观，中国对于日本的认识依旧是肤浅经不起推敲的。就拿今天的青少一代来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于日本的认识也只是停留在日本的卡通漫画和偶像明星上，对于日本人、日本文化他们并不了解也缺乏了解的渠道。

我们以为，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加深国人对于日本民族的认识，以理性客观的态度正确看待中日关系的发展尤为必要。而作为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日本研究的中心人物，周作人的研究成果虽不具有体系性，但却处处包含着真知灼见，他的这些文章就是在今天读来，仍具有不可低估的时代意义和警醒的价值。

正基于此，我们特推出这本《周作人论日本》以飨读者。



目录

第一章 日本国民性

- | | |
|--------------------|----|
| 1. 日本国民性初探 | 1 |
| 2. 日本的人情美 | 13 |
| 3. 万世一系与武士道 | 15 |
| 4. 《古事记》:万世一系的神话起源 | 25 |
| 5. 武士之情 | 30 |
| 6. 军政之恶 | 39 |
| 7. 大和魂与孝道 | 46 |
| 8. 日本对华行动的背后 | 53 |
| 9. 战败的悲与喜 | 62 |
| 10. 闲话日本天皇 | 64 |
| 11. 揭示日本国民性格的笑话 | 66 |

第二章 日本文化

- | | |
|----------------|-----|
| 1. 不可小看的日本文化 | 69 |
| 2. 看待日本文化须一分为二 | 75 |
| 3. 日本文化的特殊性 | 79 |
| 4. 日本之浮世绘 | 88 |
| 5. 浮世绘的鉴赏 | 90 |
| 6. 日本文学 | 93 |
| 7. 日本民间剧“狂言” | 99 |
| 8. 俗曲与玩具 | 102 |

第三章 日本民俗与宗教

- | | |
|------------------|-----|
| 1. 混堂：奇特的日本沐浴习俗 | 105 |
| 2. 从民间故事看日本的风俗习惯 | 110 |
| 3. 关于祭神迎会 | 115 |
| 4. 缘日 | 122 |
| 5. 撒豆 | 127 |
| 6. 日本之雏祭 | 131 |
| 7. 五月人形之说明 | 132 |
| 8. 鬼念佛 | 134 |

第四章 日本人的衣食住行

- | | |
|-------------|-----|
| 1. 日本的衣食住 | 137 |
| 2. 草屯与茅屋 | 146 |
| 3. 日本的米饭 | 152 |
| 4. 果子与茶食 | 154 |
| 5. 陆奥地方的粗点心 | 158 |
| 6. 普茶料理 | 161 |
| 7. 东京二三事 | 165 |

第五章 日本与中国

- | | |
|---------------------|-----|
| 1. 中国有了解日本之必要 | 171 |
| 2. 日本浪人与顺天时报 | 176 |
| 3. 日本亦有了解中国之必要 | 179 |
| 4. 支那与倭的名称由来 | 184 |
| 5. 佛文化使者鉴真和尚 | 187 |
| 6. 《巡礼行记》：入唐求法僧人见闻录 | 194 |
| 7. 汤岛圣堂参拜之感想 | 197 |
| 8. 从羊羹到羊肝饼 | 200 |



第1章

日本国民性



1

日本国民性初探^[1]

我的再到日本与第一次相隔九年，大略一看，已觉得情形改变了不少。第一是思想界的革新，从前本来一直也有先觉的议论家和实行家，只是居极少数，常在孤立的地位，现在的形势，却大抵出于民众的觉醒，所以前途更有希望。我以为明治的维新，在日本实是一利一害。利的是因此成了战胜的强国，但这强国的教育，又养成一种谬误思想，很使别人受许多迷惑，在自己也有害。这道理本极了然，近来各方面发起一种运动，便想免去这害。其实也不单为趋利避害起见，正是时代精神的潮流，谁也不能违抗。所以除了黎明会福田博士的日本主义之外，也颇有不再固执国家主义的人，大学生的新人会尤有新锐锐气。日本思想界情形，似乎比中国希望更大，德谟克拉西^[2]的思想，比在“民主”的中国更能理解传达，而且比我们也更能觉察自己的短处，这在日本都是好现象。但如上文所说，日本因为五十年来德国式的帝国主义教育，国民精神上已经很受斫丧，中国却除了历史的因袭以外，制度教育上几乎毫无新建设，虽然得不到维新的利，也还没有种下什么障碍，要行改革可望

1. 原题名：游日本杂感。

2. 英文Democracy(民主)一词的音译。

彻底。譬如建筑，日本是新造的假洋房，中国却还是一片废址，要造真正适于居住的房屋，比将假洋房修改，或者更能得满足的结果。我们所希望的，便是不要在这时期再造假洋房，白把地基糟塌。幸而从时势上看来，这假洋房也断然不能再造，不过我们警告工程师，请他们注意罢了。六月间美国杜威博士在北京讲演教育，也说到这一事。杜威博士到中国才几礼拜，就看出中国这惟一的优点，他的犀利的观察，真足教我们佩服了。



● 明治天皇 (1852~1912)，江戸幕府末期和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天皇。在位期间，日本发动的规模较大的战争有：1894~1895 年中日甲午战争；1904~1905 年日俄战争。两次战争均以日本取胜告终，促使日本的扩张野心膨胀，走上军事封建帝国主义道路。





日本近来的物价增加，是很可注意的事。白米每石五六十元，鸡蛋每个金七八钱，毛豆一束七十余钱，在中国南方只值三四分银罢了。大约较七八年前百物要贵到三倍，然而人民的收入不能同样增加，所以很觉为难，所谓无产阶级的“生活难”的呼声，也就因此而起了。若在东京并且房屋缺乏，雇工缺乏，更是困难。几个人会见，总提起寻不到住房的苦，使女的工钱从前是两三元，现在时价总在六七元以上，尚且无人应雇。许多人家急于用人，至于用悬赏的方法，倘若介绍所能为他寻到适用的使女，除报酬外，另给赏金十元。欧战时候，有几种投机事业，很得利益，凭空出了大大小小的许多成金（Narikin即暴发财主），一方面大多数的平民却因此生活上很受影响。平常佣工度日的人，都去进了工场，可以多得几文工资，所以工人非常增加，但现在的工场生活，也决不是人的正当生活，而且所得又仅够“自手至口”，（大抵独身的人进了工场，所得可以自养，有家眷的男子便不够了，）因此罢业罢工，时有闻。我在东京最后这几天，正值新闻印刷工同盟罢工，多日没有报看，后来听说不久解决，职工一面终于失败，这也本是意中事，无足怪。日本近来对于劳动问题也渐渐注意，但除了几个公正明白的人（政府及资本家或以为是危险人物，也未可知）以外，多还迷信着所谓温情主义，想行点“仁政”，使他们感恩怀惠，不再胡闹。这种过时的方策，恐怕没有什么功效。人虽“不单靠着面包生活”，然而也少不了面包，日本纵然讲武士道，但在现今想叫劳动者枵腹从公，尽臣仆之分，也未免太如意了。

成金增加，一方面便造成奢侈的风气。据报上说，中元赠答，从前不过数元的商品券，现在是五十元百元是常例，五百元也不算希奇。又据三越白木等店说，千元一条带，五千元一件单衣，卖得很好，以前虽有人买，不过是大仓等都会的大财主，现在却多从偏僻地方专函定买，很不同了。有些富翁买尽了邻近的几条街，将所有住民都限期勒迁，改作他的“花园”；或在别庄避暑，截住人家饮水的来源，引到自己的花园里，做几条瀑布看看，这都是我在东京这十几日间听到的事。日本世代相传的华族，在青年眼中，已经

3.和服是日本人的传统服装，又叫做“着物”，其含义有宽窄之分。狭义的“着物”只指“长着”（类似于我国的长袍），广义的则应包括“襦袢”（内衣）、“羽织”（短大衣外套）、裙裤、腰带等。男式和服色彩比较庄重、单调，多在背后饰有“家纹”即家徽。女式和服更为艳丽，腰带更宽，打结处好像是一个小包袱。

渐渐失了威严，那些暴发户的装腔作势，自然也不过买得平民的反感。成金这两个字里面，含有多量的轻蔑与憎恶，我在寓里每听得汽车飞过，呜呜的叫，邻近的小儿便学着大叫“Korosuzo Korosuzo!”（杀呀杀呀！）说汽车的叫声是这样说。阔人的汽车的功用，从平民看来，还不是载这肥重的实业家，急忙去盘算利益的，乃是一种借此

● 着和服的美人





在路上伤人的凶器，仿佛同军阀们所倚恃的枪刺一样。阶级的冲突，决不是好事，但这一道沟，现在不但没有人想填平，反自己去掘深他，真是可惜之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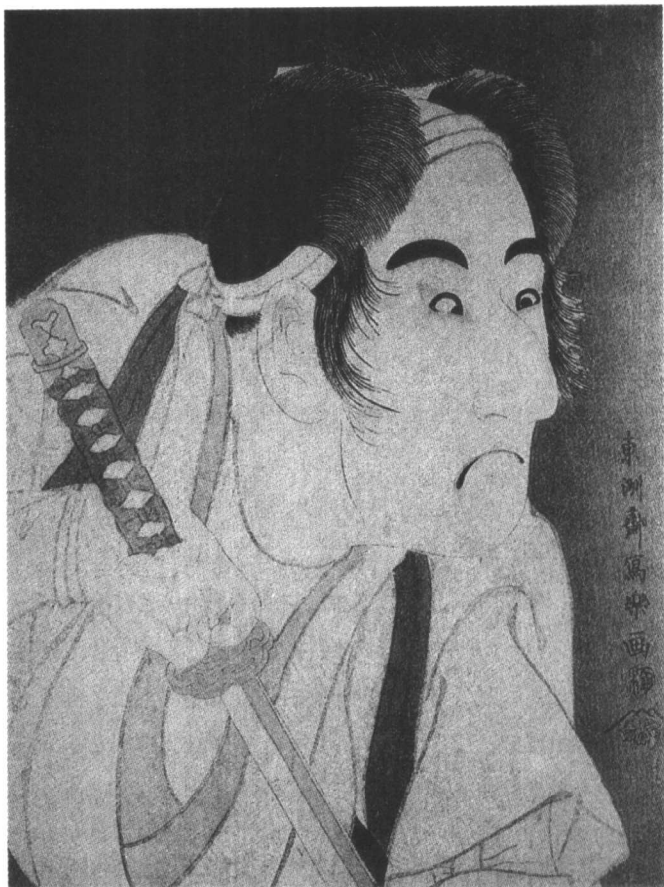
人常常说，日本国民近来生活程度提高，这也是事实。贵族富豪的奢侈，固然日甚一日，还有一班官吏与绅士之流，也大抵竭力趋时，借了物质文明来增重他的身价，所以火车一二等的乘客，几乎坐席皆满，心里所崇拜的虽然仍是武士与艺妓，表面上却很考究，穿了时式洋服，吃大菜，喝白兰地酒，他们的生活程度确是高了。但事情也不能一概而论，一等乘客固然无一不是绅士，到了二等，便有穿和服^[1]，吃便当的人了，口渴时花一枚五钱的白铜货买一壶茶喝，然而也常常叫车侍拿一两瓶汽水。若在三等车中，便大不同，有时竟不见一个着洋服(立领的也没有)的人，到了中午或傍晚，也不见食堂车来分传单，说大餐已备，车侍也不来照管，每到一较大的站，只见许多人从车窗伸出头去，叫买便当及茶，满盘满篮的饭包和茶壶，一转眼便空了，还有若干人买不到东西，便须忍了饥渴到第二站。卖食物的人，也只聚在三等或二等窗外，一等车前决不见有卖便当的叫喊，因为叫喊了也没有人买。穿了 frockcoat^[2]，端坐着吃冷饭，的确有点异样，从“上等”人看来，是失体统的，因此三等乘客纵使接了大餐的传单，也照样不敢跑进食堂里去。(别的原因也或为钱，或怕坐位被人占去。)这各等车室，首尾相衔地接着，里面空气却截然不同，也可以算得一件奇事了。但由我看来，三等车室虽然略略拥挤，却比一等较为舒服，因为在这一班人中间，觉得颇平等，不像“上等”人的互相轻蔑疏远。有一次我从门司往大阪，隔壁的车位上并坐着两个农夫模样的人，一个是日本人，一个是朝鲜人，看他们容貌精神上，原没有什么分别，不过朝鲜的农人穿了一身哆罗麻的短衫裤，留着头发梳了髻罢了。两人并坐着睡觉，有时日本人弯过手来，在朝鲜人腰间碰了一下，过一刻朝鲜人又伸出脚来，将日本人的腿踢了一下，两人醒后各自喃喃的不平，却终于并坐睡着，正如淘气的两个孩子，相骂相打，

4.男礼服大衣。

但也便忘了。我想倘使这朝鲜人是“上等”人，走进一等室，端坐在绅士队中，恐怕那种冰冷的空气，更要难受。波兰的小说家曾说一个贵族看人好像是看一张碟子，我说可怕的便是这种看法。

我到东京，正是中国“排日”最盛的时候，但我所遇见的人，对于这事，却没有一人提及。这运动的本意，原如学生联合会宣言所说，这是排斥侵略的日本，那些理论的与实行的侵略家(新闻记者，官僚，学者，政治家，军阀等)，我们本没有机会遇到，相见的只有平民，在一种意义上，也是被侵略者，所以他们不用再怕被排，也就不必留意。他们里边那些小商人、手工艺职工、劳动者，大

● 浮世绘中面露杀伐之气的日本武士像





● 通晓歌舞弹唱的日本艺妓

抵是安分的人，至于农夫，尤爱平和，他们望着丰收的稻田，已很满足，决不再想到全中国全西伯利亚的土地。但其中也有一种人，很可嫌憎，这就是武士道的崇拜者。他们并不限定是哪一行职业，大抵满口浪花节(一种歌曲，那特色是多半颂扬武士的故事)，对人说话，也常是“吾乃某某是也”，“这厮可恼”这类句子，举动也仿佛登台步一般，就表面上说，可称一种戏迷，他的思想，是通俗的

5.戴季陶(1891~1949, 祖籍浙江吴兴, 生于四川省广汉。早期国民党员。早年留学日本, 熟悉日本文化, 著有《日本论》一书。

6.日本浪人也称大陆浪人、国士、义盗, 是离开主家到处流浪的穷困武士, 为恢复昔日的权威而具有疯狂性和冒险性。他们以天皇的亲兵自居, 秉承日本军国主义的意旨, 参与对中朝等亚洲国家的侵略活动, 特别是在侵华战争中充当了谍报队、先锋队和别动队的角色, 堪称日本军国主义的急先锋。



● 赏樱

侵略主义。《星期评论》八号内戴季陶^[5]先生说及日本浪人^[6]的恶态, 也就可以当作他们的代表。这种“小军阀”不尽是落伍的武士出身, 但在社会上鼓吹武力主义, 很有影响, 同时又妄自尊大, 以好汉自居, 对于本国平民也很无礼。所以我以为在日本除侵略家以外, 只有这种人最可厌恶, 应得排斥。他们并不直接受过武士道教育, 那种谬误思想, 都从浪花节、义太夫(也是一种歌曲)与旧剧上得来, 这些“国粹”的艺术实在可怕。我想到中国人所受旧戏的毒害, 不禁叹息, 真可谓不约而同的同病了。

日本有两件事物, 游历日本的外国人无不谈及, 本国人也多很

